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雜著

易義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於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爲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爲力難。然以消長言。內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衰。以上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二包

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
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
雖否得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遯可羞之甚也羞即
其占也過此則凶矣恒三九亦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
承者二中正三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亦有
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有不
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爲近
質之柔於君子道爲遠非絕之也苟志乎善質雖柔可與
進乎君子之道苟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
故尙正又尙中也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陰物瓜亦

陰物皆與豕爲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
不正也四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得
毋以是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爲大既生
必長不包其患亦大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
子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爲君子小
人而不化爲君子者不使得志於包之中亦不使肆志於
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
天不如杞之難攀而善蓋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
在淵亦在於渚譬則放豚然速之躡躅將孰與禦焉誠使
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上陰道雖長不足爲之

憂故曰有隕自天

駢喙

予年十五從董先生讀書甌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无寒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友雅相樂也有駢喙巢於樞之左方雌雄拮据啣土作室凡幾日成既成伏卵雌出雄代之夜則並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二駢喙食飼之無晷刻輟也先生步履爲徐講誦聲不大曰勿駢雛又越幾日五六黃口伺食牖戶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駢以次飼之必均啣食以入也隨啣所下以出飼日密勞日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哀哉是可以識父母

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黃口者玄羽紫領素腹蒼趾居然駢矣每攫食翼且振二駢啣食其前誘之復召羣駢環堂內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弗顧或弄啄相嘻啾啾待飼如他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若次日揮手逐之亦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矣能得食尙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續二梟結其端舉而逐之羣雛齊飛翩翩於庭不止也二駢遇之驚喜聲異甚率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於樹端眾駢聞之咸至助之飛頡頏下上久之返於堂而休焉自是飼食之勞遂已先生顧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仲秋良夜與友人步月中庭感於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邱

子非之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拚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嘻子之言善矣惜乎未達先生之指也先生孝友士也遇物而惻於懷假之以警小子云爾且夫脊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而弗念生我劬勞者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亡友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世不及教子觀成立沒既十有餘年而第三子鼎孚行就婚於舅氏予貧無以佐之羞賓客也爲書此語益以薛文清公挺特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二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子勉之自今以往有成人之道矣善敗於是乎分其慎別所爲君子小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得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得因父之執友服先訓於不忘以無卽於傾頹也區區一言夫或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傲老

嗚呼父母生爾歲月其幾忽云五終修乎短乎自爾有知言出爾口弗可追行出爾身弗可悔有善皆在人有不善

皆在人惡得而隱諸嗚呼自茲以往歲月又幾為死為生
幸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尙或有聞死為不幸若未
即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為不幸

良友在前詩書在案夜寢晨興旦晝所事爾有秉彝何適
何至嗚呼及顧望俵如履芬按及疑反瞻望昧如曾何有

乎當理而終焉棄如

少壯之日既苦獨學無友又為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十
餘年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幸得商隱用晦兩
兄相成之誼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得渝安寅旭佩蘊諸
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前此未之有也而亦

無課授之勞將復以何為解不力於學乎記云六十不親
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祥不然六十猶不親學學無日
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勤見督勿坐使予終無一善
空為野土貽後人之哀也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千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
下莫信於家族恒召致於非理嗚呼哀哉奈何不省二月初四

日有感而書

省疚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烝嘗之靡託敢不求生生死
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罪日慎一日以庶幾於

桑榆之收而已

次日
又書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郡俗寡訟兩造雖具宗族或鄉鄰長者爲辨曲直卽就有司請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憾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怨銓司不以腴郡予之歸爲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予聞而異之爲感教衰俗穢士人生心害政之禍蓋非一端亦非朝夕之故也卽此以論古之爲人長上聞期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以民醇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深矣未聞以獄訟衰息爲前人興學之咎

也若而夫者旣嘗游庠序以明經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爲何心乃其蒞政臨民惟苞苴之是求弗饜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亦未聞有以正之方將爲之太息官運之薄弗得厚貽子孫有以見百餘年來士人挾書策求利達其志尙蓋莫不然若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禍流君國回面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吳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顯然黷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宦囊豐約全無愧恥之心矣○古之無訟民瘼事簡也今之

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志乃畏墨吏耳豈畏名義乎

記疑

先師語錄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爲看得死生太重所以踟躕於全子全姪之間不得不爲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爲子死子爲父死兄弟亦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由此則死烏得不重至於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間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以處其子非其道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亦可哀也已天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亦惡知前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穉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亦事之所恒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兒古今來凡若此者眾矣正當闕疑也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爲僧道者子初薄其爲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教不

明習俗衰薄徒見爲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胥無復動念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爲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爲仁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以是爲尊焉宜也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得則驕淫恣黠靡所不爲不得則詭濫荏滑亦靡所不爲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爲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人亦羣尊之也羞已且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爲鄙俗而不事事旣寡恒產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爲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爲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友鄒子天則少嘗授書爲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素善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亦授書爲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歎曰吾死將毋傭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卽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

所及以為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并識此為後來之鑒云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海盞後學陳敬璋輯

書補遺

答周鳴皋 壬辰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肺腑弟將銘之中心日夜念之何啻書紳也今年收歛而工力之費倍於往年來年數口正未知所以為計人事之盡固未有一二然以吾人自度亦無他經營惟敝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豪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